

萃按

羅山文集

五





曾  
775  
77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銘下

南山刀銘并序



日者豐臣相國之討高麗包茅不共之罪也黑田  
筑州刺史從命而刊朝鮮之壘一日會虎食人見  
者聽者無不恐懼而森殪踐踏當是之時刺史之  
從事管忠利與其卒二人自當之一人乃虎嚙肩  
而擲之一人又噉其腕而倒之於是乎管忠利乃  
前奏刀擊斬虎虎嗥而斃遂為兩是行也若非其  
人之壯勇其刀之利銘幾不免虎口哉由此寶其





斬虎之刀而藏之往歲使人需余其名因號之南山蓋取諸晉周處殺白額矣今亦价人索其銘余敢不諾价者固請愈謹至再三不止余雖未識忠利因价者之懇列以作銘且序所聞於右銘曰節彼南山山惟劍鉞苛政除去酷吏逃藏截邪斬佞惟刀在箱惟其言虎失色有若真傷傳之萬世為子孫常

惺窩曰南山刀劍高文一通來示惺目下之寥寥

天保二辛卯秋九月朔日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贊上

神農贊

古有獸形而人心者今有人貌而獸心者不亦吁乎今對此像聊不感其嘗草造醫而感其牛首而聖心者云

文王贊松平式部大輔忠次求之

穆穆聖容面背盡睟八卦爻重三分有二惟其道大所以至德文王之文經天緯地

武王贊同人求之



武王之武唯一戎衣虎賁怒鹿臺自焚不泄不  
忘作師作君無競維烈克秉厥勳

太公贊寬永二十年作  
北條新藏氏長求之

呂尚避世釣寂寞濱來歸周武往伐殷辛蒼兕蒼  
兕進涉孟津風雲為陣掃牧野塵大勇大智厠于  
亂臣異迹不盡授書邳垠

聖像贊寬永元年作  
竹中丹後守重門求

聖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  
地之終故曰仲尼元氣周流也且宇宙而無窮繼  
羲農者其統乎賢堯舜者其功乎志合符節不限

西東時世雖異理義是同嗚呼大哉光輝德風取  
諸鄒魯之小影而煥乎見後素之中

又同年作  
佐谷氏乞之

于嗟麟兮獸中聖耶嗚呼鳳兮鳥中聖耶吾夫子  
兮人中聖也麟兮鳳兮之瑞之祥其德盛哉惟聖  
出類拔萃人其敬哉

又溢春江乞之  
同年作

自志學至不踰矩其年譜也鄉黨一篇其行狀也  
六經其著述也西狩獲麟其臨終絕筆也溫良恭  
儉讓其日用也欲觀聖人者豈它求哉雖然論畫



者以形似若其差一毛髮則不是是豈於畫觀之  
哉然河目海口既非所以求之則必有真與假能  
辨之者耶就假而得真亦不可除畫則此 聖像  
在牝牡驪黃之外乎

又 土井遠江守  
利隆求之

溫良恭儉讓者子貢之所見也元氣周流者程子  
之所容也豈筆舌之所能盡哉毫髮若差則非真  
今拜聖像聊有感焉

又 澤田春良乞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其德之

大不易形容也今此小影惟否吁繪花者不能繪  
其杳

又 栗山大膳求之

大哉至聖惟文宣王明侔日月德合陰陽二帝三  
代祖述憲章開來繼往立綱說常古今天下教化  
無疆

又 堀勲兵衛乞之  
寬永十七年作

玉振金聲茲集大成陰陽合德日月均明今古天  
下聖哉至誠

又 齋藤重吉乞之



嗚呼小影形似可臨惟道惟德包天地誰繪其心

道統傳贊

道無隆汙入有古今或同時而出或異世而生或  
五百載而興或十載而作或生于東夷或生于西  
夷世之相後也如此地之相遠也亦如此有見而  
知焉有聞而知焉豈惟耳提面命而已哉非若異  
端必貴直授之謂也學者可致思焉此圖有正流  
一條是吾道統之傳也而又橫枝旁出者不能不  
採焉見者擇之嗚呼聖賢獨何心哉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庶幾有志者有所感發興起于此也  
蓋不無小補于世教云

又

此道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何論時之先後地之遠近哉故曰前聖後聖其  
揆一也今此道統之傳非若異端必貴直授之謂  
也嗚呼聖賢千歲之心獨何哉庶幾學者有所感  
發於斯也豈不為世教之助哉

又

道在宇宙理無古今明明一系嗚呼至哉聖賢心



杏壇贊 大久保宮內少輔正朝乞之

杏壇一會儼然未散泗間春風斷斷侃侃

陳蔡論道圖贊 中原萃庵求之

召南之甘棠勿翦勿伐彼民俗之信厚也而今聖人所憇之樹桓魋欲伐之其薄而不仁也雖增司馬牛之憂不能害天生德之大聖也愚忠亦大哉唯須伐此木以移封殖於彼石椽宰上誠可憎焉耳

曾子贊

此心廣胖孝經不刊傳習所貴三省一貫

濂溪圖贊 元和七年作

濂溪山水之美者也山水有內外而人遊其中人身亦有內外而此心且宇宙無所窮誰其知之矣珍重此中無極翁

程明道贊

動靜心均道在伯淳傍花隨柳與物為春

伊川渡漢江圖贊 元和七年作

樵夫之與伊川不復共言者楚狂鳳兮之嘆漁父滄浪之歌其類一也慕隱逸之風者聞而悅之若夫誠敬與無心之談姑舍是吁世上風波豈翅漢



江灩澦之險而已哉

天津橋聞杜鵑圖贊

天津橋上聞杜鵑而知者攢眉同行之客與我俱不知之問諸畫工亦不能知也吁邵子何在哉問之小影亦只不言

朱子贊

雲谷月晴武夷水清千歲所得私淑周程

山水圖贊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之氣節度量也今也此圖上有樓觀下有扁艇未知胸中自有山

水而對此者有心乎請君其問諸山與水

又

高山流水聽者誰十年唯一鍾期於戲惟夫撫琴之指非指耶面前樹風向手中吹

樹下老叟讀書圖贊

一樹不松而老不唯樹老一叟老矣不松而言松畫蛇添足誰敢保若非元亮讀山經定是隱居修本草

梅贊阿部豐後守需之

疎影橫斜兩三朵朵和靖十年見梅斯可



白澤贊

至祝至祝家有白澤之圖鬼外福內又嘗屠蘇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贊下

管神贊

竹中丹後守求  
之慶長年中作

丹州大守寄管右丞相真而索贊吾以為其必衣  
冠釵珮儼然肅爾至於緡見其圖狀貌如伊蒲塞  
桑門之徒何也吾曾記佛者之言曰辨圓夢管神

來請為之弟子圓曰我師在焉去翌早又來褰巾  
奇幅簪梅花挿衣袋且告曰我赴宋入師範禪室  
爾徠浮屠者流取而為口實世之人又以為真如  
今此圖亦是已嗚呼異端之為害也人之易惑也  
振古有之度會大神宮者本邦之宗廟也而曰  
毘盧遮那告于行基片岡山餓人蓋當時之隱逸  
也而曰菩提達磨遇于太子如此事蹟不遑枚舉  
皆是浮屠好事者之為而牽合附會依賴憑託以  
神其姦蔽其愚逞其邪售其術世之人未之察也  
彼見右丞相之為本邦人物之雄偉而人之皆敬



而崇之彼又其心甚慕之是以依託而夸世鳴國  
至於誣神蓋若此所謂佛學未嘗不求自附於吾  
儒者吾安不知辨圓之偽夢乎抑又安不知其徒  
之自名自託自私自利而妄爲之說乎或曰子有  
何据而爲此言乎曰吾据人之心而言之耳心者  
神明之舍而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無古今無  
遠近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彼亦人也豈無同然  
之心哉蔽于自私自利而不見也况管相乎至於  
同此心者其待聖人復起而不疑也何恤人之信  
不信哉神則吾知其必不參範堯之禪也使神被

此名也久矣吾不得不辨焉曰然則此圖可廢耶  
曰固然畫者之失其真兼其誤也五髭鬚其非伍  
子胥而小面美鬚亦韓熙載而已且君子謂小影  
差一毛即非是而矧於此圖乎誠可廢也雖然古  
人立石刻木而事之則神猶棲於此亦非無其理  
神之享于有求應于有誠譬如鑽木而得火無所  
不在焉是故昌黎不眷眷於潮也然有其廟則神  
其吐諸管相宜排斥異端也然有此圖則神其寓  
焉太守於是若真知其所同然之心而盡聰明正  
真之誠而敬信之則管相之神雖不爲此而又不



離此也神若有誠謂吾言何

又石尾氏乞之其後和田宗允乞贊時亦書之○寬永二年作

管神愛梅梅者花中之儒也神者本朝之儒也宜乎愛梅而開于北野飛于西都嗚呼梅花惟馨神德不孤者也

源義經贊本多內記政勝求之

丹青在手煥風雲于南宮甲冑省躬奏軍旅於北關自匪疾擊不意爭有早立大功曾陷鴨越我馬玄譬諸鄧艾七百里縋蜀嶮今涉鯨海義旗白方之仲達不盈旬拔新城野鹿既為先容陽侯亦相

扶助近藤寸舌勝浦協聞喜名高松片煙屋島吹鬱攸燼列赤間關遂殲平氏彷彿屋山幼帝覆舟參華洛內彌興源家孰與楚國霸王衣錦三尺秋水所向無前一隻虹霓忽發必中其容則暨暨詒詒乃武而赳赳桓桓八陣好強千歲永譽

右天保二辛卯年秋九月二日夜於燈下抄出之

中村萬喜尚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序上

寬永諸家系圖傳序蒙中守資宗太田

本朝之諸家系譜久矣及鹿苑院相國之治世而  
大納言藤原公定撰分脉圖雖標嫡庶本末以行  
於世然猶未為詳也寬永十八年二月七日

將軍家新降台命以編集諸家系圖使資宗為  
奉行民部卿法印林道春副之以徧告其趣於是  
侯伯達官御譜代御家人近習直番衆等凡蒙恩  
賜者無大小皆捧其家譜凡數千輩與道春及子

春齋辯其真偽正其新舊且依命而漢字倭字

兩通述作之以其事繁多故十九年三月十日重

有台命使僧錄金地院元良長老尾州法眼正

意水戶書生卜幽了的同預其事高野山見樹院

立詮及營中筆史大橋重政小島重俊預倭字

事且招京都五岳僧侶十七人經日到著江戸

於是配分諸家系譜使道春春齋掌清和源氏部

立詮屬之使元良及五岳僧掌藤原氏部重政屬

之使正意撰諸氏部水戶書生編平氏部重俊屬

之其餘綴文繕寫者若干人歷歲成編蓋其有詳



畧者因所獻之元本也漢字倭字都合三百七十  
二卷題其名曰寬永諸家系圖傳如此之盛舉  
本朝未嘗聞之乎自非太平一統之明時何至於  
此乎皆記官祿則不忘厚恩各載勲功則可思先  
祖然則忠孝之道與無窮之德共至千萬世孰不  
崇仰之哉

寬永二十年癸未九月吉辰

東照大神君年譜序代尾張臣相義直卿

夫世系之出自皇帝者皆皇胤也有本有枝有流

有流姓氏錄所謂皇別是也神武天皇五十六世  
清和天皇第六皇子諱貞純號桃園親王其子經  
基王號曰六孫王初賜源姓次滿仲建多田院於  
攝州次河內守賴信長元四年承詔討平忠常推  
稱源氏嫡家其子伊豫守賴義後冷泉院御宇奉  
勅伐安陪負任宗任其子陸奧守義家世所謂八  
幡太即是也兼曆三年八月蒙旨擊土佐守源國  
房佐渡守源重宗寬治六年東征殲清原武衡家  
衡自經基王至義家俱五世皆補鎮守府將軍義  
家子式部大輔義國撰威儀曲禮以定武家法式



其子贈鎮守府將軍大炊助義重號新田太郎居  
上野國寺尾城自以源家嫡流故不應賴朝有自  
立之志未果其子德河四郎義季次新田賴氏任  
參河守次世良田次郎教氏次世良田又次郎家  
時次世良田孫次郎滿義與新田義貞共有軍功  
義貞沒滿義避亂而居世良田次政義次親季次  
有親次親氏號德翁經登諸州以永亨元年到參  
河國松平鄉鄉主太郎左衛門尉在原信重配長  
女爲婿即稱親氏亦號松平太郎左衛門尉其子  
泰親爲參河國眼代始築岩津壘又築岡崎城其

子信光運籌策遂取安城其子親忠創立大樹寺  
明應二年十月參州寺部伊保舉母八草上野等  
之城主三千人進發岩津親忠僅率一千人戰于  
井田大勝之其子長親與今川氏親會戰其子信  
忠讓安城於嫡男清康而閑居于大濱清康號世  
良田次郎三郎自結髮揚勇名於諸州其令嗣  
贈大納言廣忠卿即是前大相國之皇考也恭  
惟大相國之平生也攻城野戰之大功治國安  
民之洪業一勞而萬人悅一揮而太平成舉世所  
皆知也雖然本朝異朝古今如此之盛事不可



不記焉蓋其編年則古史之法也吾儕二十年來  
聞老臣黃耆之所談尋當時諸士之所記取實闕  
疑撰其年譜可謂敬其德之一端乎嗚呼祖先之  
出自皇胤世世智名勇功軍謀密策爲將種之繁  
榮邦家之規模也至乎大相國其威靈盛德爰  
監爰臨明明赫赫與日月齊相輝孝子慈孫克  
敬克勤繩繩綿綿與天地共悠久以所履疇之闔  
國永傳全持而本枝汎流皆於千萬年至於無窮  
也盛哉大哉

正保三年四月十七日

從二位行權大納言源朝臣義直敬書

神祇寶典序代義直卿

夫本朝者神靈之所挺生而棲舍也故推稱神  
國其寶號神器守其大寶則曰神皇其征伐則曰  
神兵其所由行則曰神道昔神武帝之都于倭也  
始祀天神建靈時于鳥見山崇神帝祭天照大神  
笠縫邑祭倭大國魂大物主又祭群神定社地神  
戶垂仁帝即位二十五年二月命五大夫祭天神  
地祇三月移天照大神于伊勢國五十鈴川上以



崇焉自是以來歷代諸州所在社座叢祠甚多文  
武帝御宇淡海公奉詔撰令而神祇在其中然後  
大祀中祀小祀及大社小社位階勳等各有差醜  
嗣帝時蓋除淫祠凡定其有益於民而宜秩叙立  
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載之神祇式或其所遺漏謂  
之式外所謂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八處御靈之  
類猶可有焉延喜以後始立者亦可有焉長曆年  
中勅以伊勢石清水爲宗廟其餘爲社稷且爲諸  
氏祖神欲使君臣存齋明盛服之禮致敬遠感格  
之意乎周公之制禮設官也大宗伯職掌天神人

鬼地祇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掌建神位左宗廟  
右社稷蓋聖人之尊神祇慎祭祀重人事也中華  
既如是本朝亦宜然按式中有社名衆有神名  
寡後世文獻不足則難以徵也况又自浮屠流傳  
而後神佛相紛亂乎彼謂佛在初利天爲本託摩  
耶胎出現於世爲跡本迹雖異不思議一也因附  
會之以佛爲本以神爲迹而本地垂迹之名暴起  
矣剩有說曰以五大之神配五行之義且十二支  
神在天爲星不備本朝異域而一切世界皆莫  
不然也於是神之與佛猶如冰之與水果一也如



然則如何不有取異域之鬼類而亂中本朝之英靈哉惟夫本迹者浮屠之說也神書未嘗言之雖然若以義而言之假令日神爲本伊勢爲迹譽田帝爲本八幡爲迹大己貴神爲本三輪爲迹日本武尊爲本熱田爲迹其餘皆可準知之非若浮屠所說既失其名則失其德業神如不有靈乎吾常憤之年久矣方今據式其有神名者乃依舊爲實其無名者考諸日本記舊事紀古事紀續日本紀古語拾遺姓氏錄案諸國史實錄舊記博士家集并雜抄所援風土記等參諸中臣卜部之所說卜

祝隨役之所述每社緣起之所記鄉老村叟之所詔乃採其不可誣者就其社以認其神名而表之殆數百千社庶幾本朝之神名正而後不爲彼鬼所紛雜也聖人爲政以正名爲先亦此意乎於是始於宗廟次宮中次京師次城州次畿內次諸國七道二嶋而終之若乃雖式外神不爲淫祠則附載每州之末特并神器圖共爲十卷因號曰神祇寶典嗚呼神意人心本是一理以器而言之劍璽鏡也以道言之勇信知也璽鏡者文也劍者武也是日神之所以授皇孫而累世帝王禪繼即位



之時所以取則者不在茲乎若擴充之雖堯舜禹  
之咨命亦何不追尋之乎即是王道也儒道也聖  
賢之道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是爲  
序

正保三年二月初日

從二位行權大納言源朝臣義直

新刊本朝文粹序

日本書目錄載 本朝文粹十四卷明衡撰其所  
纂則上自弘仁下至寬弘二百餘年代不乏人攬

其英萃摭其精粹與夫姚鉉所編同其號而本朝  
文物之隆盛與中華可以抗衡紀氏所謂詞人才  
子慕風繼塵者豈唯延喜以前而已哉此集足可  
以觀焉明衡之功於是居多按明衡姓藤原其履  
歷者勘解由次官兼出雲太守也世所稱雲州往  
來三卷亦其所作而便于通俗也延久帝初在春  
宮時明衡與群僚共侍殿上賦歲晚倭歌有白髮  
積雪之感慨其爲宿儒老臣可以知之其歌詞載  
在後拾遺集且其詩章數十篇編之於無題詩集  
中然則文章云倭語云兼之者蓋此人也歟宜哉



其名與文粹俱傳于不朽不亦偉乎此集雖存然或納于官庫或秘于家藏世罕見者故知者鮮矣今洛人某搜索獲之新刻活字以貴洛紙之價既而乞余爲序辭而不允愈乞再三於是思之庶幾使廣布於世而後未見之者見之未知之者知之以可見下本朝文物之隆盛無愧中華況又由是益進而上達則可知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是爲純粹者乎遂書焉

寬永己巳仲冬下旬

### 神社考序

延喜式所載神名帳日本國中大小神社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外石清水吉田祇園北野號式外之神後朱雀院長曆三年秋八月定二十二社之數每歲勅神祇官以奉幣帛祈年穀除禍灾名之曰祭先是每歲仲春四日遣幣使于群國至是其國司奉詔各祭其國之神伊勢太神宮八幡宮謂之宗廟賀茂松尾平野春日吉田大和龍田等謂之社稷又祖神之祠謂之苗裔夫本朝者神國也神武帝繼天建極已來相續相承皇緒不絕王道



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寢微佛氏乘隙  
移彼西天之法變吾東域之俗王道既衰神道漸  
廢而以其異端離我而難立故設左道之說曰伊  
弉諾伊弉册者梵語也日神者大日也大日本國  
故名曰日本國或其本地佛而垂跡神也大權同  
塵故名曰權現結緣利物故曰菩薩時之王公大  
人國之侯伯刺史信伏不悟遂至今神社佛寺混  
雜而不疑巫祝沙門同住而共居嗚呼神在而如  
亡神如爲神其奈何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延  
喜式等之諸書而可以辯疑是亦讀書知理之人

可少覺也非爲庸人而言之夫沙門之不得入伊  
勢伊弉賀茂之有忌詞內侍所不獻僧居贈物敏  
達帝之不信佛法尾輿鎌子之不拜佛像是猶上  
古之遺風餘烈也今我窺諸書將修神事惜哉舊  
記古史之燼于入鹿之亂也其後世雖不乏史筆  
或秘在官庫或漫爲蠹魚僅存千一于今時亦只  
脫簡殘編兵燹之餘耳昔太史公之修史記也上  
自黃帝下及天漢殆三千歲一百三十卷之中焚  
漢居于大半今我於神社考尋遺篇訪耆老伺緣  
起而證之舊事紀古事記日本紀續日本紀延喜



武風土記鈔古語拾遺文粹神皇正統記公事根源等之諸書以表出之其間又有關於浮屠者則一字低書而附之以令見者不惑也且又議以已意并書而附上卷記二十二社中卷記諸社之有名者下卷記靈異方術之事合爲三卷庶幾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然則國家復上古之淳真民俗致內外之清淨不亦可乎

又

朝廷所立崇之二十有二社則上卷吾既載今又中卷所記自熊野至下照姬比賣語曾神代卷所

在也故先之自吉備至衣通姬玉津嶋入皇紀所  
在也故次之蟻通宇治與玉津嶋爲倭歌神也故  
附之自葛木至伯耆大山聚山類也故列之賀春  
赤山新羅澄仁珍之所託也故贅之自卒川三枝  
祭至中山年中行事之神也故出之疫神請雨者  
除疾養民也故祝以載之藤森者以修日本紀故  
表而終之今吾神社考亦不有日本紀不可爲乎  
於乎微舍人親王吾其何以徵之矣

徒然草序



有客謂予曰凡稱物語草子以行于世者多出自婦人女子之手故有嗶啞嚙之語無教誨訓誡之法唯見冶容粉粧之態未聞丈夫雄豪之風且或煩諸繁冗失諸嘈雜或流於鄙俗淫於虛誕往往皆然獨有紀氏古今倭歌集序及土佐日記而已此與婦人兒女之口誠異日之談也繼紀氏而後作者雖不遠然其唯兼好耶曰俞余時偶見徒然草於是乎取其言以書之

日本考序 闕

先生標出日本事跡見於中華歷代史并詩文小說者以爲四卷罹丁酉之災序亦無副藁

朝鮮考序 闕

先生標出日本事蹟見東國通鑑東文選等者且倭韓詩文書簡贈答者併記爲一卷罹丁酉之災序亦無副稿

伊達氏家譜序代陸奥守忠宗

夫不知我祖則不仁也誤他氏以爲我祖則不智



也原我祖之所遡則出自遠古天兒屋根神而後  
神武帝創業之時神孫天種子命爲之輔佐天智  
帝治世之年天種子之昆孫大織冠鎌足爲之內  
臣專執朝政始賜藤原朝臣姓其八世中納言山  
蔭是我祖之所由繫也山蔭生於天長仕於累朝  
沒於仁和自茲至於二十六世先考中納言前陸  
奧守政宗的的相續綿綿而存誠是知我祖之所  
出而不誤他祖者也故先考掌校舊譜以修於系  
圖一軸以爲家藏方今有鈞命使列國主及群  
士各獻其家譜大田備中守資宗奉之民部卿法  
印道春副焉余亦聞其命降於是繕寫家藏之  
舊本且補其所不足以先考之行業與余之世家  
而附之庶幾齊家治國本枝百世之永傳無窮也  
寬永十八年辛巳某月某日從四位下右近衛少  
將兼陸奧守藤原朝臣忠宗序

天保二年辛卯秋九月六日夜於燈下抄寫之

中村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序中

信長記序

昔舍人皇子繼繩大臣真道朝臣修日本書記上  
自遠古下逮桓武厥後續而實錄者縣縣焉國家  
之治亂君臣之得失其迹所闕其功不鮮雖謂吾  
邦史漢不多讓也自從王綱不振世道么麼而文  
章與時隆汗嗚呼降而至若保元平治源平盛衰  
兼久兵亂太平明德應仁等諸記蕪蔓鹵莽猥碎  
鄙野誠雖不足云而唯取其通俗演義族大人君

子之刪正者是又不可棄歟頃者信長記出焉信  
長繼田氏一旦崛起驅輕黠烏合之衆而并吞數  
州所謂乱世之雄也今記其始末鑿其興亡故名  
曰信長記甫庵道喜嘗校修而錄于板板成徵余  
序而不止余以爲通其國俗按其事蹟則必雖不  
拘于文章而未嘗無補于世教與上之諸記殆可  
抗衡然則甫庵之切豈末哉余嘉其志之不已且  
係它日國史氏之揀採云爾

慶長辛亥冬十二月



兵法傳授序

岡田太郎右衛門請之寬永十三年作

兵術之授受古今有所由也延喜帝御宇從三位中納言大江朝臣維時有所傳而子孫相承相教所謂式部大輔重光式部大輔匡衡式部大輔舉周信濃守成衡權中納言大宰師匡房世世以為家傳匡房者為延久承保寬治三朝侍讀此時陸奧守源義家就匡房而學之遂相俱登鳩嶺受其秘術大振武名遂平夷狄其法垂于後世學習者秘而不洩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方今感尋師之志依替古之勞此術之秘訣口授不遺其

一悉皆傳授焉他日有同志嗜好如足下之於余者復宜以盟約被相授之古云有其備者易其具然則有志之士何可忘武備乎

相刀目錄序

代加加凡民部少輔元和五年作

夫刀劍之在於中華置而不論本朝之昔神世有數種之靈劍及于今代分劍作刀國國之良治家家之名刀古今不乏其物矣其名遠傳稱于中華故歐陽公唐荆川等賦日本刀歌以讚之而況於本朝乎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雖寶之然善



相刀者鮮矣或鐵有生熟有鋼柔有鍊不鍊或冶  
有新舊有巧拙有所出處或刀有精神有鈍氣或  
有陽文陰綬或有打造真偽有半真半假或有埋  
土有羅火災有隱瑕疵或有火化水淬之異或有  
肥瘦脩短之殊或有鋒鏘脊肌之不同或心有正  
質銘有刻誌其惟不得薛燭張雷之輩而俱見之  
則不易識也故相之有三等蓋視之而槩見焉觀  
之而加詳焉察之而益詳明焉則刀焉瘦哉是其  
所傳習也嗚呼庶幾有志之士能使知人之眼如  
相刀之見則其善惡亦不可揜也而天子必得天

子之劍諸侯必得諸侯之劍庶人必得防身之具  
歟不可不察也近世善相刀者本阿彌一顧增價  
雖質氏之鼎食不多讓也傳之三好氏三好氏傳  
之細川幽齋幽齋傳之健部氏健部氏傳之余余  
游於此技既有年矣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聊  
修條目以記之云爾

鐵炮書序

應紀伊大納言之  
求寬永十一年作

兵器之有利者莫如鐵炮中華謂之鳥銃銃者蓋  
鐵筒也歟其準可以射墜飛鳥故得此名古無此



器後世有之其制有小大有短長所謂六合銃子  
稍  
毋銃百子銃車砲榴砲火砲雷砲虎砲狼牙砲旋  
風砲流星砲無敵神飛砲火藥筒大狼機之屬不  
爲不多皆是鳥銃之號也 我朝近代爲此術者  
校長短計廣狹辯曲直大概見照星以爲準是其  
法也學之者亦皆然矣而今某以火藥之勢氣與  
鉛子之輕重相共比合隨其理任其勢而發之則  
所志無不中所至無不洞可謂得之心應之手也  
不拘長短不議廣狹不論曲直而有如是妙術則  
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自非火門機

熟藥鉛力應豈能至于茲哉夫物理之涉於形名  
度數者可言也出於形名度數之表者難言也縱  
雖難言而智可以傳也古賢取譬則射之至者力  
也其中者巧也非力也巧也者智也今於鳥銃亦  
如是乎其巧力兼全而後能用之則攻而有餘守  
而彌堅以爲軍之利器不亦大乎於是書

又正井上外記  
繼求之

夫鐵炮者軍用之大器也近代自多檣嶋輸貢其  
後蠻舶載來者亦有之其製有小大有長短有輕  
重防敵於數百步之外其功居多一旦我國民持



之到浙東遂流傳於中華改名曰火炮曰鳥銃其  
重十斤餘者曰無敵神飛砲或載之巨船或置之  
大車其長二尺重三十六斤者形如虎踞謂之虎  
蹲砲一砲毋發百鉛子故又謂之百子銃可以列  
于城樓其長九尺餘七尺餘乃至一尺餘者皆謂  
之佛狼機如此之類猶多雖然其技未如我朝多  
妙手也頃年井上氏正繼長于此術運巧呈奇製  
樣有機非尋常之所能及也用之攻城則無不破  
拔用之野戰則折衝且禦遠用之水戰則雖蒙衝  
輕舸觸之中之者或瓦解而碎或覆溺而沒誠是

大器之殊有利者也况又其中有巨銃爆發鉛子  
重可二十斤者乎正繼之奇巧不亦可乎其術之  
秘世罕知之事以聞大君幕下甚嘉之乃有命  
益令造其模可謂治不忘亂也兵之大威唯在軍  
用故短衝扶昏之具者黃帝之所以敗蚩尤也震  
駭電車霆擊天楮天鉞天船等之巧手有之者武  
王太公之所以撥亂而致治也若非周世之全盛  
何有此軍用哉曾聞我朝昔初製大弩以為武  
備蓋是神功應神靜謐之所致也方今正繼之初  
作如此之利器也亦是太平之餘標乎且其為書



也有圖有說當此治平之世此器初出此書甫就  
器可以納于武庫書可以入于秘府豈不至於不  
朽哉正繼請記其事而不已余聞其所言不能峻  
拒遂書

正保二年乙酉正月仲浣

黑澤氏馬書序寬永十年作

夫中華之馬書雖托始於黃帝而未詳蓋其衆之  
而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久矣周官列獸醫則有療  
方伯樂顧之九方臯觀之則有相術造父揚鞭王

良執靶則有馭法故於六藝馭居其一不可不學  
焉况於太司馬之職掌天下之兵乎國之大事在  
軍旅軍旅以馬爲大故立司馬之號然則馬之爲  
用豈不大哉本朝亦然是以養之相之馭之之  
法世不乏人方今平姓黑澤氏定幸及弟弘忠雅  
嗜此業而傳弓冶古今之馬經安驥等之類涉獵  
有日雖他書有涉于馬者亦兼閱焉乃拔諸書之  
萃表家傳之學以作一書將行于世所謂療方相  
術馭法舉而標出之固可也且圖物色便諸觀見  
雖然或擇其芻牧或求之牝黃之外或奔馳而致



千里皆存乎其人歟書甫就需余序而不已嗚呼  
稱其德不稱其力是余所告也遂書以應焉

近代軍談序

平岩彌右衛門求之  
法眼正意爲紹介

中華軍書車載斗量其中有兵律謂法制也有兵  
覽謂古今戰蹟也有兵占謂天時陰陽也三者不  
可闕其一也雖然知古知今知彼知己者在兵覽  
乎百將傳將鑿博議亦由此而已尾陽君家臣平  
岩氏元重以本朝近世軍旅話說之顯著者若干  
條而記之其意蓋乘機爲主擊不意爲要惟此二

者所以必勝也其自警自勵之志可以見焉中華  
覽古者置而不論本朝義經攻一谷渡八嶋大  
破平族則是非擊不意乎義貞涉入間戰分陪速  
陷鎌倉則是非乘機乎太公孫吳之遺法誠不可  
易也今元重所慕復可以嘉焉法眼杏庵其同僚  
也告余曰元重者三河國產也祖某仕源大君  
屢有戰功焉考某從小田原之役元重從大坂之  
役皆有功焉然則此軍話與家譜共垂於無窮者  
耶於是乎書寬永十三年

辛卯秋九月十日夜抄寫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序下

春秋劈頭論序

春秋春王正月異論紛紛左傳王周正月杜氏曰  
言周以別夏殷然不釋春公羊傳春者歲之始也  
何氏曰斗指東方為春然不釋正月唐孔穎達楊  
士勛為之疏沿襲久矣宋儒元儒或曰改月不改  
時或曰改正朔不改時月或曰時月皆改獨九峯  
蔡氏作書集傳曰周書之時月皆建寅也至於大  
明柯尚遷周洪謨汪必東朱公節等皆云用夏之

時王守仁唐順之王錫爵王世貞袁仁莊淦凌稚  
隆等皆云從周之令其衆說共引經史諸傳以為  
證據讀者未知歸一今聚衆說抄註疏共為一帙  
且為圖并論以備遺忘復訓子姪因號曰春秋劈  
頭論說仲尼曰吾志在春秋後之同志者隨見隨  
考而補書之則庶乎可也

寬永七年庚午仲秋下浣

性理字義諺解序

此諺解應加賀羽林  
光高之求而作也

性理字義諺解出焉或曰訓詁之學記誦之習非



鉅儒之所貴也故古人有言章句之徒破碎大道其甚者至于以康成爲支離以晦翁爲影響况諺解乎答曰嗚呼是誰私言哉只恐馳虛躐等高而無實此余公言之秋也夫聖賢之心見於言其言見於書若不知字義何以明之故雖聖賢未嘗廢之諸枚舉而示之世稱釋詁謚法解周公所爲也吾夫子贊易則曰乾健坤順震動巽入也之類皆是直言也所謂正訓也又謂之直訓其對季康子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夏曰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曾子曰瑟僞者恂慄也赫

喧者威儀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洙水者洪水也記禮者亦然故檀弓云葬者藏也藏也者欲入之弗得見也王制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其者云者即是之謂也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其猶云者是如此也無正訓故借彼以明此舉今以解古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射義云射之爲言釋也或曰舍也其爲言云者謂其說如此也若斯之類猶不少矣夫子作春秋寓其心于筆削左公



穀傳授久矣若不知字義何以曉筆削之心乎不  
知字法何以辯一字之謹嚴乎又止戈曰武反正  
曰之蟲四曰盡及六書象刑假借之屬姑舍是由  
斯觀之不識字義則難讀聖賢之書不讀其書則  
難知其言不知其言則何以得聖賢之心哉漢儒  
善說經者也微箋注則初學庸詎知字義其有支  
離不圓備乃見者之弊也晦翁集諸儒之大成者  
也微章句則諸生庸詎知經旨其認影響爲形聲  
乃後學之弊也是以余讀性理字義應入之求之  
而借常談假方言加以國字爲之諺解蓋欲使人

讀之易曉也且此書所稱性命道德仁義誠敬無  
極太極陰陽鬼神之字義談何容易庶幾自淺至  
深自卑外高實有等級由此而進讀聖人之書求  
聖人之心其可也繪入者不能繪心雖然書心畫  
也寫其難繪之心者書也然則聖人之心豈外求  
哉是晦翁北溪相授受之意歟如汝之所問其敵  
必至廢學殆不免夫子思夫佞者之責曰禹稷皋  
陶讀何書歟而況字義乎曰唐虞之際若不讀書  
則卦爻典謨何自傳哉禹稷之徒不可謂不讀書  
且不見夫周禮乎太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然則周



公之時墳典索丘猶存焉至孔子之所述點階用  
捨裁自聖心後世奉其教取其法故曰六經折衷  
於孔子是以讀之者豈廢字義哉曰若是其讀之  
之法如何曰橫看豎看左右逢源分見合見始終  
貫通竟歸一理總是渾然書與我不二者可謂善  
讀豈翅此書而已哉讀他經亦然問者曰唯於是  
乎序

道統小傳序

道統傳圖吾嘗附翼之係之以詞而原夫聖賢事

蹟則五帝本於易大傳三代君臣據於詩書禮春  
秋等仲尼及弟子考于論孟太史公之記周子程  
子以下取諸宋史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許衡薛瑄  
以下取諸元史大明理學之書皆是事實也今武  
田信成少年有好事之志勞搜索拾事蹟可以嘉  
焉者尚由嚮所本據乃可乎乃父法卯道安袖其  
稿來請余副詞不已法卯慕儒而寓于醫以揚其  
譽因憶王勃遠取自炎黃至于巢夫子以為醫家  
傳受之繩繼又昔人以劉張李朱比之濂洛閩關  
然則少年孰取乎想夫有所好乎有所選乎吾老



矣唯規其遠大望其前程而已寬永二十年八月  
一日羅浮山人林道春叙

右

天保二年卯秋九月十二日夜於燈下抄寫之

中村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一

題惺齋先生集後

市虎三傳信而不疑字經三寫鳥爲馬蓋是流  
落轉徙之弊歟余之嘗親炙於惺齋先生也收其  
詩文并倭歌隨得乃謄之不拘次序以爲三冊載  
諸篋笥日久矣先生歿後一旦以蒲田玄同懇求  
之而借示焉玄同亦徃徃搜索有所小補將鋟梓  
未果暴殊死其弟聊卜開板已行于世方今細野  
君藤爲景者先生之令嗣也先生易箆時生僅八



歲漸積年序稍進仕官讀書喃喃詠歌琅琅周旋  
步趨于鳳闕龍樓之墀而列仙籍遡洄酌汪於京  
極冷泉之流以樹家風於是取彼板本欲爲補校  
手披口誦不倦不怠可不謂孝者善繼善述乎且  
其家獨所有與其所親筆非它人之所見所聞者  
蓋有之乎幸使能傳而市不有覓能校而烏焉不  
爲焉何弊之有哉按杜拾遺之集曰草堂曰千家  
曰分類曰愚得雖更數手其實一也黃太史之詩  
任淵編之太史之孫埈參之家書以校正之其外  
集別集乃史應之輯之以更其手故有詳略其餘

古人之集之編次不出自一人之手者多矣昔之  
爲命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其所以善辭  
命則以如此詳且精也編次校讎亦宜然乎君之  
於此編亦復宜然乎庶幾廣瞭下之所傳有討論  
修飾之手而無烏焉展轉之誤也禮曰父沒不能  
讀其書手澤存焉爾伯溫纂康節之書東山編誠  
齋之集豈徒哉然則於其手澤而追遠之志可以  
見乎謂之繼述其可乎嗚呼先生之言行雖顯于  
今而其遺風餘韻猶與此集垂于百世可不永念  
哉先是君馳書數求余序然書不盡言又使价以



需余詞然使之所得言溢乎故日月荏苒以未成  
去冬余蒙鈞命偶入洛幸逢君屢求晤語及之  
粗告以余之所曾聞而後似至乎事之情官事無  
鹽過歸江府君猶求責之余既狀其行今又何言  
然依其游請而再告瀆焉

寬永二十一年三月日

題惺窩先生手跡後

黑澤氏所藏之惺窩先生手澤尚新其片言隻字  
留在人間者與寶薰俱遺芳於千歲者是其德馨

歟

武學十二景畫軸跋

武列州學十二景往歲余之所題詠也頃我家向  
陽生使好事圖之炳如丹青就而思之舉在魯論  
哉望神廟風吹則移夏松殿栢于此乎觀金城初  
日對靈池皓月則無得而踰焉乎見下谷耕田則  
未逢桀溺乎過南鄰菅祠則非鬼之祭不可詣乎  
掛東海征帆則有乘桴之嘆乎向武野煙草則順  
君子之風乎映淺草花雲則不義之富不可求乎  
眺筑波茂陰則秀而實者乎臨隅田長流則逝者



如斯乎瞻房陵遠山則智仁之所樂乎合士峯晴  
雪則可以成一簣者乎而今後素既成其就而所  
思如此何以流連風景哉於是彌知浴沂見解被  
與于聖人伊洛風月傳自濂水之光霽武夷九曲  
佳境得紫陽而益顯嗚呼先聖不忘矣向陽生勉  
哉

戊子仲冬晦

辛卯季秋望夜抄寫之

中村直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

佐太廟御製倭歌跋

淀城主永井君信州牧今茲季夏馳使侂告曰聞  
者辱賜御製倭歌一首且有可以寄佐太天神  
宮之旨敬肅之至管窺之餘高歌響於雲間  
奎章降自日邊風送清香則姑射山頭之雪映  
六月之梅葉天添佳色則廣寒殿上之桂開一夜  
之松花裝池之中襲之以納神廟何寶加焉豈不  
敬乎雖贈爵新恩銘刻石不可過之神而有靈可



以歆享可以感格其介爾景福何疑之有請記此事以垂不朽余聞而偉之然至敬無文遂書以呈焉

慶安元年七月日

幕下親筆跋 稻葉美濃守 正則求之

父母之孕毓嬰幼也至矣盡矣然設食母以遂其生長之養古者保傅師姆之教宜哉春日局者大君幕下之大乳母也 降誕之後以選入營備乳食之職奉上最勤往年會弗豫時春日局號泣籲天請以身代之且誓曰而今而後妾雖嬰病而

不敢服藥何其志之確乎既而二豎早去 台體復故人皆感春日局思上之深也然後恩眷愈厚勢威益盛閨中之治斷然取決焉稻葉丹州太守者春日局之所生也且其才可以任事量可以容衆而奉仕不懈獻納有意年久矣辱賜采地若干萬石而居相州小田原城太守指館人皆惜之其令嗣濃州太守襲封昔漢武之不徙侯母者憐其乳養也是在上而不忘其德也昌黎之爲正真墓銘者思其視保也是在下而欲報其恩也今之渥眷復何疑乎頃年春日局罹霜露之憂親族皆懼



其不起也然湯藥不入口蓋踐前言也事聞而感  
動且督過之親深御筆賜之責以其飲食嘗藥  
勉以其病愈奉上而厚惠之及此也匪獨一人之  
感泣其親戚亦皆拜命之辱匪獨此也見者聞者  
皆莫不歆羨焉然而春日局不勞刀圭不用針灸  
遂以下世享年六十有五何其執志之固而不移  
乎謂之健婦亦何不可之有彼台翰者永傳為  
稻葉氏之家寶也烏乎大君續祖宗之緒司闔  
州之權其皇考皇妣之餘慶大矣哉雖然其  
襁褓之歲弄璋之齡以慎寒溫以節飲食使至成

立之漸者春日局之力居多矣古來設食母之義  
於是可見焉方今濃州太守請記其事於台翰  
之後余不能固讓粗載其顛末以應焉且顧僭踰  
且增屏營而已

正保三年六月吉辰

又寬永十二年作

寬永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夕永井日向守大江  
直清於御前賜台翰之彩牋直清甚悅不堪  
感戴拜閱之則富士山之御詠也云字畫云風  
體其美難以言述焉裝潢燈幅不日而成昔天曆



帝模富士詠倭歌以寄藤壺可謂風流也今  
幕下之於直清恩義之深懇款之至也以此視彼  
則彼示輕情之艷詞此表眷遇之厚意不亦愈乎  
且夫古之賦富士也歌仙詞人置而不論鎌倉右  
大將詠富士之烟載在撰集而今之尊詠函玄  
秀逸優于千古誰不仰止乎益見其文武兼備之  
芳聲與士峯相其同高而永垂于無窮其以為家  
珍固宜矣日向守請書其事於是乎記

又寬永十五年作

寬永十三年仲秋 大樹幕下有富士山之尊詠

自深健筆乃賜山口出雲守直治謹拜受之以為  
家珍因應其請而書其事于裝潢背云

仇太廟畫軸跋 代永井伊賀守尚庸

河內國佐太宮者所祠菅神也其名既久其驗最  
著而在乃父之采地不亦幸乎余崇奉之餘使畫  
工謹描靈像且以松梅二圖為之左右因請林氏  
三子作贊裝潢之笥藏之以奉納焉聊表敬神之  
微忱云爾

策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從五位下伊賀守永井尚庸

古筆跋

小出大和守所藏

存則人歿則迹迹雖多端莫若筆痕故昔人之片楮隻字任其所有任其所來不論貴賤不拘時世貼于帛上張之駢之既及若干以慰目下其珍玩雖比玉累金不可換也亦是尚友於古之一端乎

辛卯秋九月十七夜抄出之

中村萬燾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

四書跋

石川山材求之  
山材後號丈山

大學

大學八條目格物在其一夫以韓吏部之為人其作原道篇遺格物一條知而不言耶柳又不注意耶不亦大憾乎格物訓鄭玄注格來也善來善惡來惡之謂也司馬光訓扞禦也謂防禦外物也呂祖謙謂物我無間為格物至於朱子直取程伯仲之意而以為窮理矣理本無形故由事物有形



以立名使人踐實也恐無形者入於虛故也大明  
王守仁作傳習錄曰格正也至也正我心之物林  
子曰格棄廢也放下外物則本心靈明二說非不  
高也然如王說則與正心稍覺重棧如林說則與  
司馬說亦不大異君臣父子外物也捨君父而后  
爲忠孝乎然則外物果不可禦也又不可棄也譬  
如鏡之棄明而不可照也萬物各有事每事各具  
理理乃心性也心與性元一也拘於形氣蔽於私  
欲不能一之是以聖人著大學書教人欲使其心  
與理不二而后指示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義大

矣哉今崇信程朱乃以格物爲窮理之謂也庶乎  
其不差焉古人云之他道者謂之異端由是言之  
不之程朱之門者異端之格物也耶從此門而入  
則殆及於孔門宜哉有憾於韓吏部山木氏家藏  
大學一部索書其冊尾因聊訓格物以示之云

論語

論語之行於日本國也何晏集解皇邢義疏讀  
之久矣朱子集註未至在諸說之上昔孟軻沒而  
道統不傳故漢唐群儒唯以訓詁而解說耳千載  
之後微程朱天下第塞矣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接



不傳之遺緒於是乎集註出焉讀論語者舍集註其何以哉大明永樂年中詔諸博士撰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方今欲學道者入由此則猶出由門戶也山材氏裝飾此乞跋於是乎記

### 孟子

儒有數般焉堯舜禹湯文武儒而君也稷契皋陶伊傅周召儒而臣也孔顏曾思孟儒而師也其他斗筲何足算哉孟子歿而後世無真儒然其七篇存焉則其心猶活宛然千載之下所謂活孟子活孟子是死而不亡者哉死而不亡者心也方知真

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吁不動心而動動而不動心者可共與語此古人云論語一部孔子之小影行狀年譜也然則此七篇亦是紙上活孟子也所謂真儒猶活不在茲乎山材氏糝潢之乞跋於是題其後

### 中庸

浮屠氏曰因緣所生法說空亦名假亦曰中道又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共是指真空言之也此書所謂未發之中果空則奈何有已發之和乎有感通之妙乎彼寂而滅此虛而靈彼高而無實此常而



不妄雖然於方寸之間不能精察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不可不謹也山材氏蚤逃佛氏不識謂吾言何耶 壬戌孟春初五日

### 周禮白文跋

周公攝政制禮樂官得其人任稱其職於是六典以叙周禮是也故儒先有言周禮者周公天理熟爛之書也善用則太平可以馴致矣若新室用之以爲篡竊熙寧用之以爲苛法人實有咎書何咎之有哉讀者其精詳焉近代讀者鮮矣余嘗塗朱

墨以藏于塾今周哲生加之訓點苟不自是來就余質正不亦奇乎或有起予者或有竄定者他日更校讎庶乎可也哲生者大江參議甲刈牧君之家入也牧君成人之美故勸而教之其意蓋欲國家官職能得其人益延治平於無窮者是亦可貴也遂跋

寬永九年冬十一月

### 儀禮白文跋

儀禮者文王武王之制度而周公所撰之經也有



鄭註陸音賈疏而行于世雖然徃徃估屈擊牙故  
韓愈尚云若儀禮難讀而況於今乎余徃日滴合  
讀之露行墨點之鴉姑蔽于家以待再校今茲大  
江參議甲州牧君之近習周哲生手自寫白文且  
點之來問其臧否又請補寫其脫落者懇甚於是  
出示家本以使參考焉古人檢書譬諸掃風葉他  
後宜重是正焉夫禮之盛也優優乎三百三千待  
其人而後行今讀此書則雖千歲之下如外降出  
入于其處進退揖讓于其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嗚呼大矣遂跋

寬永九年冬十一月

題新雕延喜式後

本朝之昔比年間歲與中華徃來風帆不絕海不  
揚波道有交鄰道德文章以傳承焉禮樂刑法以  
準擬焉李唐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之  
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群司之所常行事也式  
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政事由此三者若有所違  
人入于罪者一斷以律其中高祖武德式太宗貞  
觀式高宗永徽式玄宗開元式各若于卷皆時宰



奉敕撰之。本朝有弘仁貞觀延喜三代之式蓋  
準擬而爲之者乎草創于嵯峨討論于清和修飾  
潤色于醍醐時自信公奉詔與名臣博士等監  
於二代損益沿革隨時隨宜以行于世雖唐式不  
可以加也欲議朝儀者可不考乎頃年中原華  
奄職忠使兒孫校讎延喜式清原前給事中兼白  
檉令賢忠朝臣見而嘉之歷稔四十九卷既卒時  
會剗剗氏求之鏤梓其文字鮮明讀者便焉但一  
部五十卷內第十三卷闕此一卷秘在九條殿下  
不能容易啓稟偶會其有事故而罷可勝歎哉多

方求之不克得也聞尾陽亞相源君掌寫殿下之  
本屢就余以請之遂達之源君以其廣世播後之  
可遠及故聽而出之於是五十卷全備可謂幸矣  
上之用焉則朝廷之法率於舊章下之由焉則  
百官之職存於有司矧又令臨時處事者可以識  
物名乎不亦偉乎何愧唐禮哉庶乎使自中華至  
者見之知本朝有所矜式于有道也若此一卷  
文字脫落或有焉它日參諸異本以補之可也然  
及史之闕文雖聖人所以闕疑也况後學乎清中  
二氏請余書其後弗措余想二氏者四道家流共



居其一勉哉復古之業有待焉遂書

慶安元年戊子

### 東鑑跋

土師氏玄同攜其舍弟聊卜來而語余曰方今世之見東鑑者滔滔皆多也而郡鄉村里之號氏族姓尸之字官家僧道之目古今名物之稱方言俗談徃徃未易讀也况又其間文字紕繆書寫脫略乎見者病之今聊卜點俸訓于其旁其或所未安者乃闕疑而俟後之是正因附劄氏新鑄於梓蓋爲此書之一得耶願乞一言以託不朽余始拒

之曰豈外求哉子宜自爲之既而復乞之至于再三而不已於是記其所以語余者如是及其板成則紙貴而益售耶可不謂於童蒙之見者乎若夫國家之盛衰世道之得失可以鑒戒可以資治者姑待異日之評遂書以爲跋

寬永甲子之春

### 新古今集跋

代脇坂淡路守安元

此新古今和歌集抄二卷以右三人所跋之本謄寫之希世之好本也予亦暇日考古人之註解而增補其不足者數十首今所補者其歌頭皆加鱗



秋之朱點以分之是亦非予之私意矣後之觀者  
多子ヨ繹焉因以跋之云此抄有平常綴宗幸細川玄  
旨跋所謂右三人者是也

寬永十五年秋九月日

元亨釋書跋

小嶋家富謂予曰元亨釋書者近代板行于世者  
悉皆活字成行故不能無顛倒錯誤而未有鏤于  
巨板者也而又未有加訓點者也今崔良工張貽  
海截院古本於木以彫刻焉且又考諸本之舊點  
而補寫于其行間并刻之每板一枚面背共四葉  
板計二百十三枚紙計八百五十二葉都為全板

夫是舉者蓋是本朝三寶之流布而又近代一  
板之最勝者乎庶幾將行于不朽而傳於無窮哉  
予聞其言壯其志以謂奇貨可居也而且戲告曰  
元亨釋書板既成矣他日蓋有寬永儒書云者出  
否笑而書之

寬永九年春三月

閑原記跋

夫漢家四百年之長高祖創業於垓下之大捷也  
唐室三百歲之久太宗閑基於東都之會戰也  
惟東照大神君閑原之勝一舉塵敵四海入掌



雖誅滅項羽之成功戮竇擒充之雄武何以加焉  
本朝古來出軍之多未有如此之盛也庚子凱歌  
以來至今六十年許既經四葉重熙累洽之政  
治誠是神君弼矢之威大利天下文教之風永  
播闔國之驗也 大君幕府若雖有欲知神君  
武功之勤勞然年既久而慮向來無人之知此事  
若狹羽林粗述其所見聞且尋當初小說及耄耆  
之所傳言乃使道春及春齋以纂記之為上下卷  
魏曰閑原合戰始末記明曆二年  
丙申二月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終天保二年  
辛卯九月五日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目

題跋四

題長恨歌後

開元二十一年貴妃年十五為壽王妃天寶四載  
冊為貴妃時年二十七也十五載縊殺妃于馬嵬  
時三十八開元七年妃生而天寶十五載死竊以  
貴妃姓楊名太真蜀人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  
人臨邛道士亦姓楊而蜀人鍛鍊修行似漢武帝  
李少君是以按此則道士為貴妃貴妃為道士烏  
乎學者能當思之矣世傳貴妃在蓬萊蓬萊在日



本然則楊妃自日本而化大唐信之矣哉異焉耳乎哉

慶長元年丙申之冬于時先生十四歲

題擊壤集後

擊壤集樂其樂者也讀之則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熟味之則堯舜氏之民歟其樂莫樂焉故名堯夫固當癸卯之夏

天保二年卯秋九月廿六日夜於燈下抄出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五 家藏本

懷風藻跋

本朝之文集者懷風藻蓋其權輿乎誠是片言隻字足比拱璧鎰金也雖紀淑望之博洽稱大津皇子始作詞賦而今懷風藻載大友皇子詩於大津上然則大友先大津必矣淑望何不稱大友始作詩乎亦可恠焉此集以後小野岑守撰凌雲集仲雄王撰文華秀麗集乃至經國集本朝文粹續文粹相繼而出若如家集則管家文藻都氏文集江



吏部集雖幸存于今或全或不全惜哉其餘詞人  
才子道德文章不盡傳於世也吾嘗示懷風藻并  
經國集之脫簡于惺窩先生先生一見恰似東觀  
見朱見書欣欣然愉愉焉因稱本朝之上代不讓  
中華之人不可耻也可尚焉今再寫此集悅而書  
之某年某月日

題續日本紀抄後

慶長壬子孟夏借御本續日本紀而涉獵之次粗  
抄寫之

題倭名抄後

右倭名抄二十卷隨見隨手以爲句讀且以世間  
所有之十卷本而一校讎焉蓋備貽歛之尤券云  
元和戊午五月朔日羅浮子道春書于東武江戸  
之私第

題新撰萬葉後

新撰萬葉集上下卷者脇坂淡牧八雲軒中之物  
也以其副本故被寄贈于余於是爲羅浮山房  
之所藏而排牙籤云爾寬永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鴨長明海道記跋

此記世稱鴨長明所作也按夫木抄載此記中之



富士白雲等倭歌數首皆以爲源光行東行之詠  
然則世之所稱誤矣

東鑑綱要跋

右東鑑綱要一冊奉 鈞命所爲撰抄者也蓋欲  
有便于考觀焉云爾慶長十七年令月吉辰

多識編跋

壬子之歲拔寫本草綱目而附以國訓鳥獸草木  
之名不在茲乎因以命名

危言抄跋

黑田筑州太守長政公之在於 江城也召余講

論語有曰矣講餘每話及經史之要語且求筆記  
焉因即座口授該解于其左右且誦且書積至百  
件編爲兩篇余題以危言抄蓋危言猶云茗談之  
類歟以危酒曼衍之際有言語也故不拘其要語  
之次序不顧其該解之粗俗爲便聽取信口叨叨  
至此矣待可畏之君子而訂正之耳然道不離於  
日用奈人之不察何故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夫口之於味天下皆然是以脩身治國  
家平天下其內外雖異其揆一也亦猶如天下之  
口相似乎庶乎有味于危言焉既而太守索誌諸



卷尾於是乎跋元和六年秋七月廿一日

野槌跋

羅浮氏以餘力閱兼好草蓋夫彼鋪佛老之糟魄揮清紫之筆精非不瀟灑非不風流非不跌宕非不戲詭然此與寡欲人易言與要名利者難言與玩詞者易言與不知俚語者難言雖然果哉避世乎於夫隱遯長往之人而彼有眷眷接引之意者聖賢待衰世之志也我今以此草爲國俗所玩故徃徃援經書之語解以國咳寫以俚字傳會以筆之雖恐有杜撰之議我然所謂用牛刀割武城之

雞奏韶夏聰折揚皇華之耳者耶易曰納約自牖是由人所易曉而善導之也今杜撰解亦是開導國俗之窓牖也其斯而已矣乎揚子雲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此抄就而後藤井玄澄借寫之先生感其勤而損益此跋語以書彼本之後畧之文意不異故不載於此

直道堂寫野槌十四卷往年藏之云爾

神社考詳節跋

我國造化之迹五行之秀山川之精祭祀之靈洋



洋乎盛哉赫赫然明哉中世以降混淆於巫祝之  
妄談隱沒於浮屠之淫詞於是巫依佛佛依巫巫  
佛相依托而後至于人皆佛奴吁神豈神乎鬼豈  
鬼乎暗昧壞亂非翹一朝一夕矣失其實者歷代  
久矣偶或欲正其本繹其故則世人以爲奇怪是  
亦難哉雖然猶幸有日本書紀存而其中有一二  
之可以證焉則其餘復類推例知之而後其本其  
故可以小察歟蘭亭帖數本待蕭翼而後真贋定  
龍宮仙方三十七逢孫思邈而後知在千金方中  
今此神社考畧本雖據日本紀而不能不考巫祝

浮屠之言故粗列書而聊及之若待宣室之問者  
於此書有蕭翼之眼思邈之手則真偽仙凡不可  
掩也吁神其爲神乎鬼其爲鬼乎奈何遠移天竺  
之胡鬼道誣我朝之靈神哉庶幾諂于非鬼媚  
于輿竈者之有所警者不亦幸乎余嘗抄纂此書  
藏于浴之家塾今在逆旅而袖裏少簡冊故雖欠  
考索然隨思而隨筆爲之詳節頗不次序焉嗚呼  
心者神明之舍而民者鬼神之主也敬之敬之務  
民之義則鬼神其舍諸於是乎書

神代系圖跋



右神代系圖并二十二社諸國一宮三十神名奉  
仰寬永十八年八月下旬考舊記以撰集之九月  
廿四日進覽之

鎌倉將軍家譜跋

寬永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奉 仰同廿日考十餘  
部記錄初抄出之同廿八日進覽之

京都將軍家譜跋

寬永十八年八月廿八日依 鈞命撰鎌倉將軍  
家譜進覽之了於是又撰京都將軍家譜九月五  
日起筆同廿九日終其功凡所校見之舊記殆卅

部其餘及所聞說者亦有之胤螢已乾故雪未降  
唯吹燈對月到鷄鳴以草之每晝清書之十月六  
日進覽之

織田信長譜跋

信長譜一卷奉鈞命撰之想夫及足利氏之失其  
鹿天下共逐者最多諸國英雄相爭今粗附於此  
譜中見者考之而可也信長其有犄角之勢者乎  
寬永十八年十一月上旬起筆十二月七日進呈  
之

豐臣秀吉譜跋



右秀吉譜三卷奉<sub>ニ</sub> 台命撰著之其所考檢則近世之雜記及中華朝鮮之事記且其所聞說亦有之去冬辜月十六賞起毫園鍾二十二日終功焉寬永十九年仲春下旬

本朝王代系圖跋

本朝王代系圖大綱奉<sub>ニ</sub> 鈞命撰之即是編年錄首卷也歷代事蹟皇家族胤者具錄之於各篇也故別記正統嫡派及顯著者以明一部大綱也神武以來皇統一種百世綿綿雖中華及異域未有如此之悠久矣義哉然其間父子相繼兄弟相及

者順也或有母后臨朝皇女踐位者或有弟先於兄叔後於姪者或有從兄從弟代立而為兩胤遂分為南北者因是朱線亂雜而世系難考也而今發揮舊系專督朱繩以寸以咫以尺而曲之直之昂之低之長之短之以成焉朱線明而次第不亂次第明而禪繼易見矣古來帝譜未有如此擇而精者也寬永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進呈編年錄四冊<sub>自神武至持統時</sub>此冊亦成故副獻之

題本朝編年錄持統紀末

本朝編年錄自神武至持統合為四冊是因



鈞命所新撰也據舍人皇子紀提其綱纂其要參  
之舊事古事二記且三書所漏之事蹟多多雜出  
於凡家乘別錄稗官野史倭歌之說方外之書如  
之中華歷代史書亦載我國事者間有之今涉獵  
搜索以記於某世某年某月之下其所援引者都  
七十部也此書全成者猶可經歲月故先且繕寫  
獻上焉時寬永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題本朝編年錄淳和紀末

本朝編年錄者夕顏卷叟應公命所撰也自神  
武至持統使向陽子閱群書以纂之自文武至弘

仁六年三月使考槃子參諸記以集之自其夏四  
月至天長十年則叟以考槃子之所考而纂之每  
一帙成即繕寫進呈就中自延曆十一年至天長  
十年二月是日日本後紀之所載也桓武平城嵯峨  
淳和皆全盛之世也君臣禮樂政事言語文章班  
班可見焉而此紀失墜不能槩見惜哉其間事迹  
甚勞搜索故聊拾其事之遺在他書而僅存十之  
二三于此編若夫校正續補之者以待後人此末  
將可計日以出也

中朝帝王譜跋



中朝帝王譜合部十三卷欽奉 台命所創撰也  
自上古至蜀魏吳則春恕纂之自晉以下至於皇  
明則皆守勝纂之凡其所援据則二十一史資治  
通鑿綱目明政統宗焦氏獻徵錄茅絢學海其餘  
殆一百部涉獵牢籠以採用之始於今春二月竣  
于秋八月而藁既成數千萬歲之盛衰帝王本枝  
之綿綫可以一覽而知也於是嘉二子之努力而  
樂道之寬永十九年仲秋日

武列王子社緣起跋

武藏國豐嶋郡若一王子社者所勸請熊野權現

也頃年 征夷大將軍元大臣從一位源大君治  
世利國之暇敬神務民之餘造替當社然以其未  
有緣起故忽降 鈞命令愚拙撰其詞於是能書  
揮行草之勢畫工畫丹青之義緣起已成裝爲三  
軸以納社內誠是神寶之最也須遺芳於万世而  
耀神威鎮邦家者也奉 命復使愚拙記其事於  
軸末於是乎書寬永十八年月日

神道傳授抄跋

右一帖神道奧義之秘要也應若狹國主元少將  
源朝臣酒井君之求而繕寫進呈之冀無他人之



觀破シヨ云爾正保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右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之中抄ノウチ出之スキカキス  
于時天保二龍集ホシ辛卯歲季秋二十九日之夜ヤトルノカケノウニトシ

中村萬喜直衛



